



# 孙中山与卢慕贞的恋情

□罗祖宁

编者按：人们都知道，宋庆龄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女性，是孙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革命伴侣。而在孙中山50岁以前，与他结发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卢慕贞女士却鲜为人知，她也具备了中国妇女正直、善良、慈爱和深明大义的优良美德，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受到人民的爱戴。本文向大家介绍的是孙中山与卢慕贞的恋情。

孙中山小时，家中长辈都视他为“生性不羁”之人。为了“驯化”他，10多岁时，哥哥孙眉把他送到檀香山读书。孙中山却因不满学校封建礼教的约束，常常惹出许多事来。哥哥只好把他送回家乡。谁知，在乡间他也同样“不安份”，与人一起把村头庙宇中的神像推倒，还踏上一脚搞个粉碎。孙父怕族人议论，赶忙又把他送到香港皇仁学校读书。看着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骚却一天比一天多，父母不由得皱起眉头，商量早点给他讨回媳妇，以拴住他的“野”性。

孙家父母挑选媳妇的条件是，一要精灵，二要门当户对。却说离孙家翠亨村不远的外莹乡（今属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有个姑娘叫卢慕贞，芳龄18，比孙中山小一岁。长得虽不算十分标致，却以贤淑善良、精灵勤快为村人称誉。其父亲卢耀显与孙眉一起在檀岛经商，早就相熟，是正道之人。这门亲事，可谓门当户对。于是，经与姑娘同乡的孙母的姐姐撮合，两家的父母都眉开眼笑，欣然同意。孙眉即从檀香山寄钱回家，促弟弟早日成婚。面对父母兄长的良苦用心，孙中山不敢违命，1885年夏，遂从香港回乡成亲。

新婚之夜，新娘偷偷掀开头盖，满脸绯红地看着眼前的夫君身材伟岸、气质非凡，直喜得心旌飘动。而孙中山呢，一开始只是无奈父母之命，对这位新过门的媳妇并没有多少感情，婚后即回港读书，偶尔才返乡一次。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愈来愈感到卢慕贞是一位难得的好姑娘。姑娘虽然没喝过多少墨水，但心灵手巧，做什么都像模像样。她孝顺公婆，敬重兄嫂，对孙中山更是百依百顺。孙中山常带客人回家，有的客人父母并不甚欢迎。卢慕贞总是说服双亲，热情款待。孙中山终日奔忙于香港、广州之间，从行医转为职业革命活动，卢慕贞虽然听不大懂“挽救民族危亡”一类的话，却隐隐感到，先生所做的事业并非一般，因而对丈夫更是倾注千般情爱，万般体贴。为使他全心全意从事革命，她把家中的事包揽在身。1886年孙父病重，卢慕贞侍候在病榻前，煎汤喂药，寸步不离，直至他逝世。孙中山回来探病，看到卢慕贞为此变得消瘦憔悴，心里感激不已。不几年，卢慕贞相继生下儿子孙科、长女孙媛。这中间，孙中山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奔走革命，根本无法顾及家计，全靠卢慕贞拉扯着幼小的儿女，和照料着年迈的婆婆，她不仅毫无怨言，还安慰丈夫不必挂虑家中。

都说“人生是花，爱是蜜”，孙中山真正品尝到了爱的甜

蜜。

1895年，孙中山因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失败，逃往海外过起了流亡生活。清政府以1000元悬赏通缉，并株连卢慕贞母子。卢慕贞只得带着子女、婆母及嫂子辗转逃至檀香山孙眉处。刚好孙中山也从日本来到檀岛。夫妻异域相逢，高兴之余，一个为丈夫的安危忧虑，一个为妻子受连累而内疚，都流下激动的泪水。对孙中山来说，檀岛亦是不宜久留之地，他们只相聚了一段时间，孙中山即登上赴英国考察的海船。第二年，卢慕贞生下二女孙婉。在檀岛，她们一住就是10年。这中间，孙眉因倾力支持弟弟革命而破产，生活变得十分艰辛。卢慕贞只得随孙眉举家迁回香港，只留下孙科在檀岛读书。不久，婆母因劳碌奔波而在香港逝世。孙中山无法回港奔丧，全靠卢慕贞与孙眉料理后事。

在长期分离的苦痛中，一个潜心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一个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尽着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支持着先生的事业。直至1910年，孙中山在新加坡为组织新的反清起义筹款，才与卢慕贞相聚。然而3个月之后，南洋殖民当局配合清廷，以“防碍地方治安”为由，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不得已与妻子别再赴欧美。此后两年，卢慕贞在新加坡带着儿女，靠当地华侨每月捐赠的100元度日。生活的折磨，加上对先生的挂虑，卢慕贞脸上的皱纹深了许多。

1912年初，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卢慕贞又惊又喜，与两个女儿匆匆回国。她以她的贤慧得到人们的尊重。一

路上，华侨邓泽如等护送她到上海，上海都督陈其美热情接待了她。孙科也从美国归来。母子四人在上海小聚后来到南京。孙中山在最需要有人协助料理生活的时候，卢慕贞回到他的身旁，心里是那样地感激。而卢慕贞呢，看着先生繁忙的身影，为自己无法提供更多更实在的帮助而深感内疚。她在南京住了20多天，因政局变化，把子女留在孙中山身边，提前回到家乡。不久，孙中山亦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与卢慕贞结伴考察全国路政和实业。大江南北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与先生结婚20多年来，卢慕贞还没有在先生身边生活过这么长的时间，她心里是那样的激动和高兴，然而也有两个原因使她深感内疚。一是她觉得自己从小缠脚，不仅行动不那么利索，而且有损于孙中山的形象；另方面，她为自己“不识字，也不懂英文，先生的事一点也帮不了手”而苦恼。她一面向孙中山身边的工作人员述说着自己的苦衷，一面毅然劝说孙中山纳妾，找一个有才有识能襄助先生主理国家大事的人为伴。当孙中山告诉她，革命党人已不再兴纳妾时，卢慕贞经过认真思索，以先生的事业为重，提出了离婚。孙中山怎么愿意轻易与患难与共近30年的妻子离异呢？他一再劝说她留在自己身边。而卢慕贞主意已定，谁也说不服她。她借口要照顾娘家的母亲，离开了孙中山并回避与他会面。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折腾，至1913年初，卢慕贞正式向孙中山提出离婚。孙中山见她是那样的执子己见，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她，对她说：

“你永远是孙家的人！”流下了依恋的泪珠……

孙中山自与卢慕贞离异之后，一直想念着结发妻子，常常吃不香，睡不宁。这时，一位伟大的女性走近他的身边，这就是1914年开始担任其秘书的宋庆龄。共同的志趣和革命理想培植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但他们的婚事却遭到宋庆龄父母和孙中山周围一些人的反对。卢慕贞知道后，即托人写信给何香凝（廖仲恺夫人），请她帮助促成孙宋两家的婚事。经过一番努力，1915年，孙中山终于与宋庆龄园满结合。在正式结婚前，孙中山曾写信征询卢慕贞的意见。卢慕贞接信后即吩咐孙科取过一支崭新的钢笔，在信上写下一个简单的“可”字，并述说了自己未能支助孙中山的内疚心情，表达了她深明大义，鼎力支持孙中山事业的无比宽广的胸怀。这件事在当时的许多革命同志中传为美谈。

孙中山虽然与卢慕贞离了婚，但仍一直关心着她。他不时送钱送物或派人回乡慰问。卢慕贞在乡间时常参与兴办学校、救济穷亲等福利事业，每每写信向孙中山要钱，无不得到应允。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回粤主持军政，与宋庆龄常抽空去看望卢慕贞。在国事繁忙的日子里，他仍不断写信给卢慕贞。在翠亨中山纪念馆里，至今保存着他写给卢慕贞的6封信，每一封都洋溢着他对卢慕贞的款款深情。孙中山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卢夫人收”，信内称卢慕贞为“科母”，自己署名为“科父”，有的使用他结婚时的名字“德明”。1917年，孙中山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陪（下转第21页）

天可以领到定量供应的六两四大米，这些村长就多报村里人口，把多领到的粮食送给游击队。有个叫徐观生的鱼栏主，多次接待游击队住进他的徐氏宗祠，又协助游击队收集情报。香港实行粮食配给后，徐观生动员商号多报粮食，拿出一部分来支援部队。现在香港的太平绅士李润寿、西贡乡议会副主席李镜清的父兄、叔伯等，当时都曾多次为游击队送情报，掩护和支持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1945年初夏，盟国的海陆空军逐步向日本本土推进，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处处失利。为负隅顽抗，驻港日军在沿海各地挖战壕、修工事。西贡官坑庙当时也驻进了一批日军，他们天天在西贡半岛各个制高点筑碉堡，致使我们游击队白天隐蔽在山洞里，不能外出活动，粮食的供给相当困难。这时，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干粮，还带来了他们平常过节才做的糯米糍。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部队没有遭受丝毫的损失。

然而，日军在西贡还干尽了坏事，他们每天强拉村民做苦工，还经常强掠财物，调戏妇女，欺压百姓，群众恨之入骨。我们西贡中队经过侦察和研究，决定组织袭击官坑庙日军。

一天深夜，我和中队长张兴带领十几个

(上接第31页)同前去澳门看望卢慕贞，看到卢慕贞住所简陋，即另买一套房子给她。(后来，原由孙眉出資建造的“孙公馆”扩建完工，卢慕贞迁去居住。1931年，房子因附近火药局爆炸波及损毁，1933年孙科再重建，即澳门巴士底街第一号。1952年，卢慕贞逝世后，被开辟为“国父纪念馆”)

卢慕贞对孙中山也同样怀着深情，默默地支持着他的事业。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卢慕贞闻讯，即把自己养女的丈夫送去，随后又动员和支持村中10多位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她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孙中山在乡间的亲属，特别对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她一直照顾她至新中国成立以后。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卢慕贞在澳门悲痛万分。她请人代笔，发表悼念文章，称孙中山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人格”。她与宋庆龄互敬互爱，姐妹相称。她时时告诫儿子孙科要尊重继母。宋庆龄总是亲昵地称孙科为“阿科”，情感和睦。她多次与孙中山一起去看望卢慕贞，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孙中山逝世后，卢慕贞一直住在澳门，秉承着孙中山的遗愿，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山县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卢慕贞特地叫人用轿子抬着自己赶到县城参加大会，并倾力捐助抗日团体。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之后，多次派人到澳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卢慕贞家中常常成为联络点，她曾接待过我珠江纵队的领导人林锵云、刘田夫等人，并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病逝，享年85岁。外沙村人为纪念她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对推翻清王朝所作的贡献，特地在村里仿照翠亨村中山故居的样式修建卢慕贞纪念馆一座，以资纪念。

游击队员，每人臂上都缠好白毛巾作标志，乘上小木船悄悄地靠近了官坑庙附近岸边，等到天蒙蒙亮，敌人的工兵上山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员迅速冲了上去，但不慎被敌军留守的哨兵发觉，他们用手提机枪猛烈扫射，我们的小队长吴秀不幸中弹牺牲。但我们的队员仍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英勇战斗，投进了一个个手榴弹，冲破了敌哨兵的阻击，猛扑敌营房，几个敌兵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就被我游击战士的子弹送上了西天。我们迅速缴获了敌人一批枪支弹药，然后分兵水陆两路撤退。这一次战斗狠狠地教训了敌人，此后他们再也不敢到西贡来修筑工事了，而西贡的群众对我们游击队也更信赖了。在这里，我们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

当年，我们游击队在西贡这么一个小地方，既没有高山密林的荫蔽，也没有平原地带“青纱帐”的掩护，但却能在这里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很重要一条就是与群众建立了鱼和水般的关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今天，我们党已成为了执政党，但是，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仍是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胜利的重要保证。

(黄穗生整理)